



我和你的 世界

俞莉

//////
著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卷一

我和我的 世界

俞莉

1111111111

著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我和我的世界 / 俞莉著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
2018. 7

ISBN 978-7-5360-8693-7

I. ①我… II. ①俞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33720号

出版人: 詹秀敏
责任编辑: 陈宾杰 王铮锴
技术编辑: 薛伟民 凌春梅
封面插画: 丸子工作室
封面设计:  荆林设计

书 名	我和我的世界 WO HE NI DE SHI JIE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)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印 张	7.875 1插页
字 数	181,000字
版 次	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36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序

杨争光

在深圳的作家里，俞莉并不显前卫，她的小说一如她的为人，是实在的。

实在的文字，并不意味着老旧，也有它的尖锐。所以，在深圳的作家里，俞莉也是新锐的一位。

前卫有前卫的优势，却易于被作文的招式和观念左右，疏于对质的凝视。实在有实在的局限，却易于延续传统，直视现实。

中国小说艺术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，就观念和手段的借鉴、创新上，几乎实现了与世界文学的全方位对接，成果不容小觑。但忙于观念与手段的对接，并未能让我们的小说艺术与世界文学并驾齐驱，也是显见的事实。80年代被奉为“先锋”的许多作品早已失去阅读的价值，应该是一个证明。

小说艺术不仅是观念的艺术、手段的艺术，还有比观念和手

段更为紧要的东西。塞万提斯不可能有现代的小说观念与手段，却塑造了历久弥新的堂吉珂德，又有谁质疑过他的先锋性、现代性呢？契诃夫的小说也是。

这也许是俞莉一直执着于现实，不拒传统，甚至偏爱传统叙写的一个原因吧。

这一部《我和你的世界》也是。依然是当下的现实——现实的问题，现实的焦虑。其双线的叙写，城乡的呼应，其意也不在手段，而在质的严峻，甚至残酷。她是小说家，也是身在其中的当事人。小说家的俞莉没想以小说家的姿态，超然于眼见与亲历的现实。

但实在又是一位严肃、执着的小说家。

祝贺俞莉。祝贺《我和你的世界》出版。

2018年4月29日
于梧桐山

目录

楔子	1
第一章	2
第二章	28
第三章	49
第四章	70
第五章	98
第六章	113
第七章	137
第八章	155
第九章	179
第十章	194
第十一章	216
尾章	237
后记	240

楔子

灯光很淡，衬得屋外夜色格外浓稠。在这一小片光源集中的床头，一位面容憔悴的中年妇女正捧着本旧影集凝神观看。这是焦海棠儿子童童的专辑，全是他的照片，小时候的居多，有了数码照后，冲印的少了。对每天在一起的人来说，成长和衰老往往是不知不觉的。照片是岁月的定格，它提醒着时间的流逝，快得惊人，简直可以让一个人改头换面。18岁的童童眉毛变得浓黑，嘴唇上有一层绒绒的小胡子，圆中带方的脸庞，俨然成人模样，这和小时候是同一个人吗？焦海棠像重新发现一样备感惊讶，她从后往前翻，童童越来越小，也越来越可爱，翻到第一页，童童初来人世的第一张照片，肉团团的一个小人儿，圆睁着眼睛，和她深深对望。瞬间她的眼热了，伸开双臂想拥抱他。

第一章

1

生柯童童的时候焦海棠很是遭了一番罪，5月24日下午进产房，26日才生出来。预产期是31日，柯童童提前降临人世拜一盆脚气水所赐。正是初夏时节，大腹便便的焦海棠脚气病犯了，脚痒难耐，她去药店买了包“脚癣一次净”，回来放木澡盆里，温开水一冲，双脚刚伸进去，一股呛鼻的气味直冲上来，肚子立即翻江倒海起来。焦海棠“哎哟”一声，双腿眼见着浮肿，没办法挪出盆外了。全家人手忙脚乱，赶紧叫了辆三轮车，把她送到春谷县医院。医生见怪不怪，说，羊水还没破，还早，先住下来再说吧。

焦海棠疼了一晚上，母亲宋来香和丈夫柯大为哼哈二将一样守护在侧，她那间病房有四个床位，当晚没有人来，宋来香和柯

大为各占一个铺，柯大为不久就打起呼噜来，宋来香基本没睡。身为女人，知道女人的罪。过去生孩子就是走鬼门关，生死隔一线。夜间，灯光暗淡，宋来香念念有词，来回走动，说要将“生死鬼”赶走。母亲素来有些迷信。

第二天，焦海棠疼痛略好些，病房又陆续进来两个临产妇，有了同伴，焦海棠感觉没那么恐怖难挨了。医生进来查房，看到焦海棠笑嘻嘻的样子说，你恐怕还早。那两个产妇当天一前一后进了产房，很快都生了，她们平安无事，出来有说有笑的，不像刚分娩完的样子。焦海棠看着她们瘪下去的肚子羡慕不已。

肚子又开始疼起来，羊水破了，宫口开了四指。焦海棠疼得脸都变了形，身体直不起来，被送进了产房。给她接生的是个30多岁的女医生，一边检查一边发着指令，让焦海棠跟着她的指挥使劲。一万种疼痛袭来，焦海棠全身发抖，不听使唤，做人怎么可以痛成这样？不要活了！“生孩子就像拉大便，拉出来就好了。”医生在一旁说，焦海棠于是再发力，挣出了一小坨大便。“用力，再用力！看见小孩头发了！”女医生鼓励道，已经过了午夜12点，她也急了，生了这么长时间还没生出来。几个小护士围在一起，跟着打气。焦海棠全身汗湿，头发凌乱，她把柯大为的胳膊都抓破了，宋来香在一边作揖：“行行好，行行好，大慈大悲的医生，一定要救救我女儿啊，命就交给你们了。”女医生让小护士打电话喊主任，不一会儿来了个年纪较大、身量魁梧的女医生，她检查了一下，皱着眉头说：“这是脐带绕颈啊！”“那要不要实施剖宫？”年轻一点的女医生问。“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怎么剖？”女主任让焦海棠继续使劲，她鼓励道，“快出来了，再用点劲”。彼时，焦海棠意识混沌，已经没了力气，她躺在产床上，任医生摆布，医生无奈，只得帮她用力，推按肚子。宋来香哭得眼都肿了，口

里不停念着“阿弥陀佛”。柯童童在凌晨5点生出来的，头皮给产钳吸破了一小块，落地头是尖的，脸是紫的，不会哭了，医生倒提婴儿，拍打几下，小家伙这才“哇”的一声委屈地哭出来。焦海棠那会儿人事不知，随那些人怎么弄，甚至都没力气看儿子一眼。下边左一层右一层，缝了好多针，也不觉得疼，医生连麻醉都不用打了。这个儿子，她足足生了一夜。宋来香回家一趟，拎了一篮子红鸡蛋送给医生护士，又给两个接生医生各封了200元红包，感谢她们的辛苦。

焦海棠的姨妈宋来银来看她，责怪道：“人家事先送红包，你们倒好，生了以后再送，白送！遭这么大罪。”

宋来香也很后悔，那个女主任后来跟她说：“你们应该先照B超，小孩脐带绕颈三圈，当初就该选择剖宫产。我不知道你这个情况，这里也没有你们的孕妇档案。”

宋来香哪里知道现在生孩子还有这么多规矩，过去自己生焦海棠是请接生婆来家里的。生老二是到医院，很快也就生了。现在生个孩子竟有这么多讲究。

主任说：“孕妇从怀孕起就得建立档案，月月来检查。你们这样糊涂，生的时候才知道脐带绕颈，脐带绕颈很危险，知道不？重者会导致胎儿窒息身亡，轻者也会影响脑部发育。”

想想后怕不已，第一胎没经验，现在有了这个经验，也用不上了，即便放开政策，倒贴焦海棠20万，也不生了，这一胎把她给生怕了。

焦海棠出院回家后，无意中拿起“脚癣一次净”，看到后面的使用说明，“孕妇禁用”四个字，不由得一拍大腿，自己可不是天下最粗心大意的妈妈！儿子童童就是这样生生给提前逼出温暖的子宫，还脐带绕颈三圈，差点就没命了。“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”，

焦海棠抱着童童又是后怕又是欣慰。

作为孕妇，焦海棠很马虎，没去医院检查过一次，没买过一本参考书，孕妇该注意的事项，她全没在意。怀孕期间，瞎吃瞎玩，毫无禁忌，麻将照打，一坐好几个小时，闲暇时跟在柯大为自行车后面，到处兜风。每周还雷打不动要从太平镇回娘家一次，那条路很颠，现在想来，童童脐带绕颈说不定就是给颠出来的。太平镇是春谷县工业重镇，凭山临江，焦海棠和柯大为同在那儿的水泥厂上班，厂是市属企业，效益不错，焦海棠是考招工进去的，柯大为比她早五年，是厂里招的第一批高中生。企业虽还不错，地方却偏。当然，照现在看，也不算远，三十来公里，但对从没离开过家门的焦海棠来说，却好似发配边疆。每天只有两班车，到了太平镇，还要再走几公里难走的坡路和土石子路，才到厂。

焦海棠是家里老大，下面还有个弟弟在读书，好不容易考上招工，自然不能放弃，家里也没本事给女儿找更好的单位，老焦剧团倒闭，无职可顶，宋来香在百货公司上班，找单位最多也只能批个“待业”。考上水泥厂，好歹有铁饭碗了。宋来香嘱咐女儿，不要在厂里谈恋爱，她要在县城给女儿找个好人家，以后争取回调。然而，事与愿违，焦海棠擅自和柯大为恋上了。也曾在县城相了几回亲，姨妈给她介绍过一个医生，大她八岁，焦海棠对那医生印象还不错，可人家没看上她，不知是嫌她太小，还是觉得调动麻烦，见过两次就没下文了。后来，又介绍过一个中学老师，对焦海棠颇上心，但焦海棠不乐意，嫌人不好看，还戴眼镜。年轻时的焦海棠外貌控、重感觉，看不顺眼的，不来电。而且，对介绍这种方式也颇不以为然，好像自己没本事找似的。她可是“厂花”，追求者一大把呢。柯大为符合她的审美，颜值颇

高，属于琼瑶小说里那一类落拓男形象。他倒不是装出来的故意投其所好，而是天生就那样。别人热火朝天地找焦海棠玩，献殷勤，柯大为远远看着。这反倒吸引了她，觉得他深沉。柯大为有点像她曾经喜欢的一个男同学。那时候，厂里同宿舍的另一个女孩子也喜欢柯大为，动不动就去找他，焦海棠陪舍友一起去，结果，一来二去，这俩人倒谈上了。认识了之后，才知道，柯大为原来那样并不是玩深沉，而是没胆量。

焦海棠把柯大为带回家，父母自然不太满意，除了相貌过得去，家境一般，又在镇子上。

“以后你就在太平镇待一辈子吧。”宋来香恨铁不成钢地说。

“县里有好男人吗？好男人都被抢完了！好的也看不上咱。”焦海棠为自己辩护，并愤愤不平地举那个医生为例。

“你才21岁，就等不及了？”

说也白搭，女大不由娘。焦海棠谈了两年恋爱，23岁结婚，24岁生了童童。她天经地义地在娘家坐月子。婆婆倒是愿意伺候月子，可是太平镇没有县城条件好，宋来香不放心，就一个女儿，坐月子可是大事，弄不好，落下病根，就是一辈子。

焦海棠也不喜欢太平镇，不喜欢那个一天到晚灰扑扑的水泥厂。从某种意义上，她是因为寂寞才找的柯大为。厂在郊区，出门就是江，江边有一家造船厂，没有任何好玩的地方，连个大一点的商场都看不到。上班之余，她拉着柯大为陪她出来逛，江边的路都给她磨掉了一层。要买什么东西，还得去集镇上。小镇跑烂了，巴掌大的地方，一泡尿都能撒到头，太没劲了。

所以每到休息日，她都要不辞辛苦地往家跑，一开始是一个人，后来就两个人了。

宋来香夫妇不是那种威严父母，对孩子过于溺爱，也造成了

焦海棠的任性，她先斩后奏，宋来香无奈，只好爱屋及乌，认了这个女婿。丈夫焦天白在剧团倒闭之后，无戏可唱，心情郁闷，团里的人都作鸟兽散，各找门路去了，有的进了厂，少数进了事业单位，有的给私人老板打工，还有一个过去给老焦唱B角的同僚，混进了职业唱丧队当起了吹鼓手。老焦唱了一辈子戏，搁不下脸面求人，这一辈子，除了唱戏，别的本领也没有。从轰轰烈烈的戏台上下来，摇身一变成为无人问津的闲人，失落可想而知。他变得愤世嫉俗，过去为了保护嗓子滴酒不沾，现在也不在乎了，又没什么酒量，两杯下肚，就脸红脖子粗。宋来香不给他喝，他说“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”，酒成了他逃避现实的好东西。因为经济不裕，也只舍得喝点散装白酒。饶是这样，也被宋来香数落。她心疼钱，也心疼他嗓子。“反正也不唱了，嗓子要它何用？”因为落魄，他在家里地位也不同以往，过去拿折扇的手，现在拿起了大勺，渐渐沦为家里的大厨。对焦海棠带回来的对象，老焦自然不满意，自古才子配佳人，谁料到东床快婿是这么个平凡后生。工人大老粗不说了，又穷，还懒。每次进家门，也不会搭把手，把自己当成娇客，他反倒要烧给小字辈吃，什么世道？可不满归不满，也奈何不得，他唱了一辈子反对封建婚姻的戏，难不成到头来自己成为戏文中反对的人？何况，娇生惯养的女儿又哪里会听他的！只好自我安慰，女婿好歹有个铁饭碗，不像他，现在连饭碗都没了。

焦海棠的弟弟焦菊新也不喜欢柯大为，他觉得柯大为抢走了姐姐的爱，小时候，他是姐姐的“跟屁虫”，大一点的时候，他充当姐姐的保护神，而现在，他的位置被另一个人取代了。最烦的是，柯大为一来，就要和他挤睡一张床，让他不痛快。后来结婚了，不睡一张床了，直接睡在姐的闺房里，焦菊新更加不痛快，

打心眼里认定柯大为是他们家的侵入者。

焦海棠婚后和婚前一样，一到休息就回娘家，以至于童童出生，还是在娘家。宋来香背后叹苦，说，人家姑娘找婆家，我们家倒好，霸着娘家不放手，又不是招女婿。带大姐弟俩，还要带第三代，一辈子累命。说归说，外孙出世，还是喜不自禁，女儿肚子争气，生了个带把儿的。

2

7月，骄阳似火。焦海棠戴着白色太阳帽，抱着柯童童，右胳膊上挎个大蓝花布袋，里面零碎地放着几件自己的换洗衣服、童童的小毛衫、卫生纸、手帕、尿片、婴儿爽身粉、奶瓶等杂七杂八的物什，急匆匆地走出巷子。门口正好停着几辆待客的大野机，焦海棠朝其中一个看上去架座稳固一点的大野机司机招手。

“去哪儿，大妹子？”脖子上搭着一条旧毛巾的司机殷勤地掉转车头。

“汽车站。”

“好嘞。坐好了啊。娃儿这么小，要出门啊？”司机将焦海棠母子小心扶上车。双脚一蹬，撒腿儿跑起来。

柯童童睁着乌溜溜的黑眼睛，好奇极了。今天见到的景象完全不一样，妈妈这是要带他去哪儿呀？焦海棠将童童横抱在腿上，重重地吐了一口长气。刚才从家里跑出来太急了，简直像躲避跟踪的地下党，生怕被人认出绊住而走不成。这下好了，她逃出来了，解放了。焦海棠重重地亲了童童一口，小家伙挺争气的，带他出来，这一路没哭没闹，很配合。他望着妈妈，嘴角还笑呢，大概觉得挺好玩，是在做游戏。母子俩似乎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。

解放了，解放了！焦海棠真有一种逃出樊笼的畅快。这么多天，简直受够了。终于可以不用再看妈妈那张整天大事来临似的紧绷老脸，不用听她喋喋不休的抱怨了。她出了月子，自由了！可以回自己的地盘里去了。唉，千好万好，还是自己的窝好。

出门的时候，父亲在午睡，母亲在百货大楼还没回，她就是趁着这当儿溜走的。留了张字条，告诉他们她的去向。是的，她要回太平镇了。

大清早，宋来香从大菜市买菜回来，提了满满一篮子菜，鲫鱼、猪肘、青菜、毛豆、瘦肉、猪肝，满满当当。把该烧的，该炖的，分门别类地给老焦交代好，语气急匆匆的，像打仗，让人备感压力。

焦海棠正在水池里洗尿布，宋来香看见立即叫起来：“放下，放下，哪个叫你逞能洗的？你刚出月子，不能碰生水。”

焦海棠说：“已经42天了，不要紧的。”

“瞎胡闹，你生孩子吃那么大亏，还不得多养养。放下，赶紧放下。”

“我不是减轻你的负担吗？免得你又抱怨。”

“你洗几块尿片，我就轻松了？除非你不在娘家住，我看不见，管不到。”

焦海棠默默地咬了咬嘴唇。这话，母亲讲了不下一百遍，都怪自己赖在了娘家。

母亲抢过尿片接着洗起来，一边在炉子上烧艾叶水。今天要再给女儿熏一熏。艾叶熏澡是春谷县坐月子的风俗。满月那天已经洗过一次了。母亲说，多洗两次，去热毒。

水烧开了，母亲在小房里放下大木澡盆，打发焦海棠去熏蒸。天热，澡盆雾气缭绕，身上也不知是水是汗，直往下淌。那边童

童也醒了，哭着要吃奶。宋来香像救火队员一样，跑去抱婴儿。焦海棠一着急，也不熏了，胡乱擦了擦身子，赶紧穿好衣服，过来喂食。

“哭就哭一会儿，你爬起来干吗？我辛辛苦苦绕了一圈大菜市场，才找到这上好的艾叶。赶紧去洗。”

“不洗了，不洗了。”焦海棠不耐烦地说。母亲总是没事找事，外国人都不坐月子，不也照过。还熏什么艾叶，多此一举。

宋来香拉下脸来：“你不洗，我给童童洗。”她嫌女儿不知好歹，抱起童童，就着澡盆里还热气腾腾的水给童童洗起来。给婴儿洗澡可是项技术活，这个工作宋来香每天做两遍。很娴熟了，把婴儿仰卧在腿上，一手托着，先洗头、胳膊、上身，再挪过来洗下身。这个带把儿的小东西，宋来香疼得跟命根子似的。怀孕的时候，十个有九个猜焦海棠生女儿。“酸儿辣女”，焦海棠爱吃辣，不吃酸。“女儿打扮娘”，焦海棠怀孕之后，皮肤光滑细嫩，不长妊娠斑。宋来香也以为女儿怀的是丫头，要是小子的话，肚子是尖的，她怀老二就是。女儿却是个圆桶一样的大肚子。没想到童童把所有人都骗了。

只有焦海棠不觉得奇怪。她得意地说怀孕时做过一个胎梦，梦见一条小龙隐约从彩云中飞来。龙，可不象征儿子吗？怀孕五六个月，她看电视剧《天龙八部》，每次电视上一打斗，肚子就活跃起来，像在里面挥舞拳脚，动得特别厉害。只有男孩子才这么尚武吧。她坚定自己的判断。

谜面揭开，果然是个儿子。

“唉，儿子又怎样？累死累活，还不是给人家带。”宋来香一累起来，就忍不住唠叨，颇不甘心。

此刻，她一边给小家伙洗着澡，一边又开始抱怨：“前世遭来

这辈子做牛做马。伺候完老的，再伺候小的。还不是给人家带孙子，又不跟我们姓。”

小家伙洗完澡，用浴巾包着，擦干净，扑上爽身粉，又吃了个饱，放到摇篮里，立即舒服地睡着了。宋来香全身汗湿，七月天，人不动都出汗，何况这一早上忙个不停。宋来香拿毛巾自己擦了一遍身，换了件衣服，出门上班去了。她那个百货公司不景气了，出租柜台，由私人承包，宋来香给人看铺面，时间上稍微灵活一些。她通常是上午忙完家里事，10点过去，下午三四点再回家。

焦海棠已经计划好了，今天无论如何得离开了。

大野机很快就到了车站。12点的班车，正好赶上。车厢里已经坐满了乘客，座位不够，几张备用的小板凳也都有人了，还有人坐在前面突出的发动机上。班次少，能装的都装上。

焦海棠抱着童童上了车，一个坐在前排的小伙子让了座。焦海棠连忙道谢。

“哎哟，这大热天的，抱着宝宝要出去啊？”旁边一位老大娘热心搭话，“这么小，才满月吧。”

“42天了。”

“回娘家？”

“回自己家。”

老大娘咂嘴，以为她受了婆家的气：“唉，天气热，受罪哦。”

这么一说，焦海棠眼泪都快出来了。刚出来时的轻松自由感一扫而尽，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的鲁莽，这一趟门出得有些任性。

车子发动起来，一颠一颠的，柯童童很快睡着了。

到太平镇的时候，已经下午1点多了。下了车，焦海棠意识到了问题的严峻，从这儿离厂还有好几公里路要走啊，而且，此